



二 觉 集

鲍
昌

二 觉 集

鲍 昌

百 花 文 艺 出 版 社

1019748

二 觉 集

鲍 昌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玉田县富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7 1/2 插页 2 字数140,000

1985年1月第1版 1985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500

书号: 10151·784

定价: 1.25元

目 录

自序	1
----------	---

世 情 篇

童心	7
张果老骑驴	10
有请智叟	13
汉唐气魄	16
人与神	21
谈“外举不避怨”	27
愿君铸就心灵美	30
回来吧，可怜的席西佛斯！	33
“吃草”与“挤奶” ——谈谈鲁迅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36
梦的杂感	40
关于心灵美的通信	45
春节·春联·理想	48

圆明园杂感	51
“甲子之事”	54
《马说》说	59
铁帽子王	63
“大锅饭”考	66
桑弧蓬矢	69

艺 文 篇

题材的冷门	75
关于“距离”	78
从“满城十五贯”想起的	81
臧仓小人	84
“见”“望”之间	87
漫话“伤痕文学”	90
有感于曹丕学驴叫	94
八贤王引起的一串联想	97
心灵的奥秘	
——关于《爱，是不能忘记的》随想	103
有感于鲁迅走访良友图书公司	106
文人相重	109
“祸枣灾梨”之类	112
程长庚、外串及其他	114
语言美琐谈	117
漫谈美及美感	121

应该重视道德美学的研究	124
少年和美学	128
历史小说谈屑	130
电影演员的“白口”	137
旱金莲与野牡丹	
——寄语青年文学作者	139
曹雪芹纪念馆平议	142
关于“一休”的感慨	145
“一休”的感慨之余	148
《满庭芳》词话	151
你和我都该珍贵的珠宝	
——致少数民族文学工作者	154
我们的文艺理论书该修订和充实了	168

学 理 篇

“杂学”辨	179
老刘的哲学	
——关于“知识就是力量”问题的辩论	182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188
读书论	191
书海无涯	
“学问饥饿”	
禀赋与勤奋	
最佳读书年龄	

“博学”说	
博大与专深	
“好为人师”与“好为人徒”	202
说“新星”	205
《日知录》发隐	208

杂 俎 篇

记陈森	213
文学花甲	
——祝李霁野文学活动六十周年	219
太平军的天津之战	222
《怪兽》序	227
《诗经全译注》序	231
致梅汝恺书	233

自序

我在一篇文章里回忆过，还在上初中时，我就非常喜爱读鲁迅的作品。那种喜爱，简直达到狂热的地步。《呐喊》《彷徨》这些警世的小说且不必说，《野草》《朝花夕拾》这些优美的散文也不必说，鲁迅写的大量杂文——也就是瞿秋白称之为“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的犀利文字，常常把我少年的血燎热了。说实话，那时我的文史知识甚少，鲁迅杂文中的大量典故是似懂非懂的。但我对它们“以袭击敌人作为第一利器”的战斗性，却无限佩服。因为那时我生活在日寇占领的沦陷区，国仇未报，世道陵夷，遽尔使我在政治上早熟了。所以鲁迅“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的杂文，使我心潮澎湃，难以自己。

后来，当我以一个毛头小伙子挤入文坛时，不免在创作之余，也学写几篇杂文。其时我已学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知道新中国不再处于杂文的时代。然而过渡时期，尚有旧社会之痕迹；国门之外，更有帝国主义来对垒，觉得杂文还是大有写头的。于是，在一九五〇年

二月，写了一篇批评杜鲁门总统国情咨文的文章《美国人民的抽血机》，投给了《人民日报》。它其实不是篇杂文，而是篇国际评论，文中援引了很多数字，指出杜鲁门政府不啻是“美国人民的抽血机”。没想到《人民日报》竟刊用了，热心的编者给我来信，要我继续与报社保持联系。他们大概误认了我是个经济研究工作者，殊不知我是个剧社里的文艺工作小干部。我自知没有本事也没有时间再去研究美国经济，此类文章便自动作罢。

但从此，我的杂文写开了头。五十年代初期，以谷梁春、言无忌、艾方、余爱亚等笔名写了二十多篇，大抵都是抨击西方世界的，从政治经济，抨击到思想文化。比如在一篇《海外文坛杂感》中，我就借着罗素、考德威尔、福克纳的作品，把美国文学挖苦了一番。今天看来，这些杂文的写法颇为幼稚，无非是撷拾来一些材料，略加分析，便施以正面攻击。幽默虽有一些，却未能做到“婉而多讽”。那时写的几篇针砭国内时弊的杂文，也同样有此弱点。

五十年代以后，我有二十多年时间不能发表杂文，且亦不能发表任何其他文章了。这样倒好，使我有机会去潜心读书。一方面是去读生活这本“无形的书”，一方面是读各式各样“有形的书”。读这两本大书，即是所谓人生的历练吧！二十多年的历练，我逐渐有了一个觉悟，即是觉得天下奇文，乃在生活之中。凡能“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者（这是《文心雕龙》的名

句），那就能有文辞之滂沛，意态之丰饶，想象之奇诡，哲理之深奥。一句话，可以把山川英秀、乾坤正气，集于如椽之巨笔了。这一点，是为我之“一觉”。

一九七八年，在党的三中全会路线感召下，我又开始写杂文了。第一篇叫《“杂学”辨》，投给《光明日报》，黎丁同志立刻给发表了。仿佛受到某种鼓励，陆续又写了一些。今年冬天，自我感觉是可以凑个小集子了，于是把它们集拢来，先通阅一过。这一阅不要紧，马上又有了觉悟，那就是觉悟到自己的杂文实在一般。看鲁迅的杂文名作，真是翱翔天宇，驰骤八方，绚丽多姿，腾挪跌宕；而自己的鄙俚小文、未免是寒瘠枯瘦，不堪之至了。尤其是那些少年旧作，更没有几篇能够看进眼里的。这一点，可谓我之“二觉”。

有此“二觉”，编自己的第一个杂文集倒好办了。这就是除了少数几篇外，把七八年以前所写的杂文一概删掉；同时，也给自己的集名冠上了“二觉”的名字。

查查字书，“二觉”是有典故的。原来，它是经藏中的词语。《善见论》第四云：“佛者名自觉，亦能觉他，是名为佛。”《性灵集》第八云：“二觉寂照，没驮之号也。”我不相信佛教哲学，更谈不上学佛；不过这里的“自觉”“觉他”两个概念，可以拿来做自己的解释，以便概括我多半生文字生涯的“二觉”。讲明这一点，再用它充作集名，也许不会再有人误会了。

的确，一个人处世也好，为文也好，能够做到“自觉”

和“觉他”，是很不容易的。孔子说：“五十而知天命。”我编完这个集子，马上就该五十四岁了。虽说多少知道了一点“天命”，但距离完全的“自觉”和“觉他”，还差得很远。历史是条长河，真理也是条长河，以个人微忽之生命，到这两条长河中泅泳，谈何容易，谈何容易！但愿今后加深“二觉”，略有长进，庶几可以自慰矣！

高楼夜阑，孤灯如豆。银河璀璨，星斗弥天。匆匆草此，是为序。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廿七日

于津邑西南之望舒楼

世 情 篇

—

—

—

童 心

从现在起，倒数十年上去，那时的孩子，是很容易荒废学业而走入歧途的。在北京街头，我就亲眼看到孩子们在打群架，双方各聚有数十人，木棍齐举，砖石乱飞，须臾间就头破血流，而警察是管不了的。那时的儿童们常会成为妨碍交通的罪人。

解放后几年来，儿童们真是成了国家小主人。不信，请看那过去曾妨碍交通的儿童们，如今却来帮助维持交通秩序了。

前不久，我在街头上看见一幕活剧。有一个身穿干部服的男人，骑着自行车在夜的街头上驰过。车上没开灯，于是，就站出来一个带着红领巾的孩子，吆喝道：“同志，请开灯！”但那人连头也不回，径自骑走。“咚咚咚”——我看那儿童追上去，他拚命在后面追着，而且一路喊道：

“站住！站住！”不消说，行人都被吸引住了。几乎跑了两根电线杆子的距离，他终于抓住了骑自行车人的衣襟。这样一来，车上的人下来了，怒气冲冲地用手一推，就把那

儿童推出三四尺远，气咻咻地说：“你干什么，要打架吗？”

孩子并没有因此吓退，义正词严地说：“我要你点灯！”

那骑车的人一看人围上来，忽然把语调一换，抚着孩子的头说：“小同学，你怎么这么不自觉呵。马路上车辆有多少，你在街上跑来跑去，叫车撞着了怎么办？呵？！呵？！……”他连说了几个“呵？！”字，便扬长而去。人们也散了。只剩下那个孩子，站在那里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这件事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许久也未散去。我为那个孩子的委屈的、但是又疑惑的眼睛而激动着。是的，到底是谁不自觉呢？

我想，倘是一个世故深的人，则在第一次吆喝“点灯”失效之后，也可能就喟然一叹，走路完事。甚至连吆喝一声也未必。但小孩子偏不，偏要吆喝再三，而且奋勇追上去，不达目的决不休止。这是一种童心，一种多么天真多么可爱的性格。令人可悲的是：有些人已经失掉了这种童心，自己不自觉，反而痛斥这种童心为“不自觉”。

当然，因为要迫人，便忘记了危险；因为要克服错误，便忽略各种有效的方式方法，这也可以算是“幼稚”或“不自觉”。可是，假如当那孩子喊了第一声之后，你就先“自觉”地站住了，我想，那孩子决不会在马路上跑起来，他只能对你施以愉快的微笑了。

生活中正是有许多这样事情的。不是有许多青年人正在象娜斯嘉一样的苦恼么？不是有许多新生力量同保守势力起了冲突而陷入苦恼之中么？这是很好解决的，关键

在于犯了错误的人，在听了第一声吆喝之后就煞住脚，拿出自己的童心来，去握住那吆喝你的人的手。这时，我相信，我们在生活中就会更加感到明朗和愉快了。

张果老骑驴

八仙故事在民间是很流行的，我深信故事经过人民的口头加工，因此它颇为生动。张果老恐怕是八仙故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人物。新、旧《唐书》都有他的传，归于“方伎”一类。说他在武则天时代，隐于中条山中，因其有“长年秘术”，武皇欲加陞见，他却“佯死不赴”。到了唐玄宗时，终被召入宫中了，表演出若干奇迹。但其结局如何呢？两部《唐书》就说法不一了。一个说他“乃入恒山，不知所之”；一个说他“未几卒，或言尸解”。究竟怎样了？我没有考证出来。但我是赞成他未死而入恒山的一说的，不然的话，他何以在后来又“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呢？不过这只是猜测，算不得“考证”。“吁，鬼神之事，难言之矣！”

张果老最脍炙人口的故事是骑驴，他有一头白驴，总是倒骑着。张果老为何要倒骑驴？百思之后，我仍然不得其解。后在《东游记》一书中看到关于此老的一首诗云：

“举世多少人，无如这老汉。不是倒骑驴，万事回头看。”